

日本直木奖

获奖作家

桐野夏生

献给现代女性的一首美丽的安魂曲

第31届

泉镜花文学奖

获奖作品

达文西杂志

年度好书第六名

有多渴望这个世界，就有多痛恨这个世界

桐野夏生
列传译
异常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夕ロテス夕

桐野夏生
异常

刘子倩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GROTESQUE

by Natsuo Kirino

Copyright © 2003 Natsuo Kirin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Bungei Shunju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Natsuo Kirino,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u - Chinese Media Agency.

本书译文由台湾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2010-08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异常 / (日) 桐野夏生著; 刘子倩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7-5633-9916-1

I. 异… II. ①桐…②刘…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4416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 bbtpress. 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莱芜市藏车西大街 28 号 邮政编码: 271100)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4 字数: 350 千字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 001 ~ 10 000 定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¹ 孩童想象图	003
² 裸子植物群	041
³ 天生的娼妓	105
——《百合子的手记》	
⁴ 无爱的世界	155
⁵ 我做的坏事	209
——《张的自白书》	
⁶ 发酵与腐败	273
⁷ 肉体地藏	327
——《和惠的日记》	
⁸ 彼端的瀑布声	433

孩童想象图

1

我只要一看到男人，就会忍不住想象，这个人如果和我生小孩，究竟会生出什么样的小孩。这个念头几乎已成为一种惯性，不管男人的外表或美或丑，年纪是老是小，总在我脑中盘旋。

这个男人，如果拥有一头和我的浅褐色细发成对比的乌黑硬发，我就会从乐观的方面开始想象，生出来的小孩将会有一头软硬适中、色泽恰到好处的直发。但也有时正好相反，会陷入无药可救的妄想。

倘若我轮廓分明的双眼皮上方，黏着对方稀疏的眉毛；我娇小的鼻子上开了两个大鼻孔；我那丰满多肉的腿配上瘦骨嶙峋的膝盖；我那脚背隆起的脚配上四方形指甲……一旦开始设想各种搭配，就没完没了。这么想着想着，幻想中的小孩，有时甚至变成集双方缺点于一身的丑八怪。

由于我一直盯着对方看，偶尔甚至会使对方以为我对他有意思，产生滑稽的误解。然而，我只是觉得很不可思议罢了。

精子和卵子结合制造出新细胞，产生生命。而它，将会以什么形态来到这个世上，这就是我所好奇的。精子和卵子难道不会互相仇视充满恶意，突然生出一个异类变种吗？反过来说，这两者也一定有可能一拍即合，生出远远超过双亲的美好生物。因为谁也不知道精子和卵子的想法。

这种时候，我脑中闪过的，是所谓的“想象图”。对，就是生物和地理教科书常常出现的那玩意。您还记得吗？那是根据地层中发现的古生物化石，想象它的形体与生活习性描绘而成的。通常都是描绘海底或天空，用鲜艳的缤纷色

彩画出动植物。

老实说，我从小就很怕这一类的图画。这种害怕，或许正足以证明我受到吸引。因为，我明明连课本都不想翻开，怕到束手无策，却又在不知不觉中搜寻着那一页，看得聚精会神。

我至今仍记得的，是 Burgess (Burgess) 动物群。看着这根据落基山脉发现的寒武纪化石想象出来的图，只见一群奇形怪状的生物在水中泅泳。看似梳子、背上排列着棘刺的怪诞虫 (Hallucigenia) 在海底的沙子上来画爬行；眼睛多达五个的欧巴宾海蝎 (Opabinia) 扭动着身子避开岩石；拥有巨大钩形触手的奇虾 (Anomalocaris) 在幽暗的海中游弋寻找食物……我所谓的想象，大概就近似那样。在我脑中浮现的，是许许多多结合了我和男人、形状奇妙的孩子们在水中泅泳的图像。

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就是无法想象男人和女人制造小孩的那个行为。年轻的同事，有时会骂讨厌的男人：“光是想到跟那种男人抱在一起，我就全身发冷。”但我却连这点也无法想象。我跳过了对于“性交”这种男女行为的想象，脑中浮现的只有生出来的小孩模样。说不定，我有一点不正常。

如果您注意观察必然会发现，我是个混血儿。家父是波兰裔的瑞士人。家父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是个教师，听说他是为了躲避德国纳粹而逃亡到瑞士。

家父是个贸易商。这么说听起来比较体面，其实他进口的是近似杂货店里那种廉价糖果的劣质巧克力和饼干，也就是所谓的西洋糖果贩子。可是，在我小的时候，家父从来没让我吃过他所贩卖的糖果。

我们的生活非常简朴。吃穿和使用的文具全部是日本货，也不能上国际学校，而是日本的公立小学。父亲严格管理我的零用钱，家计似乎也不是由家母做主。

与其说这是因为家父已下定决心要和家母及我们终老日本，不如说只是基于吝啬。不必要的钱他一毛也不肯花。至于什么，必要什么不必要，通常由家父决定。

最好的证据是，他只保有位于群馬县供他自己周末度假用的小木屋。家父会去那座小木屋钓鱼，尽情舒展身心，晚饭也配合家父的喜好每天吃的都是酸

白菜烩肉，一种用酸白菜和蔬菜、肉类一起炖煮的波兰家乡菜。

身为日本人的家母，当时一定是煮得不甘不愿。因为我听说，在家父生意做垮，全家搬回瑞士后，家母每天都煮米饭放在餐桌上，惹得家父一脸不悦。我一个人留在日本所以不是很清楚，不过我想，这大概是家母对酸白菜烩肉——不，对吝啬自私的家父所采取的报复。

家母曾告诉我，她以前是家父公司的事务员。小公司的外国人老板和在当地雇用的女子谱出恋曲——想象那幅情景，往往令我陷入浪漫情怀。但真相是，据说家母曾结过一次婚，婚姻破裂后只好回到茨城的娘家，后来在家父住处当女佣，两人才认识。

我本来很想向外公问清楚这件事，不过看来已是不可能了。外公很幸运地罹患了忘却诸事、整日神游桃花源的疾病。如今外公的脑海中，既没有家父也没有我和妹妹，觉得家母似乎也还活着，又变回国中时代的可爱少女。

家父应该算是比较矮小的白人吧。他的容貌既非俊美出众，也谈不上丑。我想，见过家父的日本人如果要在欧洲街头寻找家父一定会很辛苦。就像在白人眼中东方人几乎都长得一样，在东方人看来，他恐怕也只是个平凡的白人。

我来说明一下家父的外表吧。他有一身泛红的白色肌肤，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那双带着褪色哀愁的蓝眼睛。那双眼睛，会在一瞬间闪出极为卑劣的光芒。家父的外貌唯一称得上美的，就是闪耀着金褐色光辉的头发。不过现在应该也已变白变秃了，头顶上只剩马蹄形的头发吧。总是穿着朴素的商用西装，即使是寒冬仍披着薄薄的泛白立领风衣的初老白人，那就是家父。

家父的日语程度足以应付日常对话，也曾爱过我那身为日本人的母亲。在我小的时候，他常这样说：“我来到日本后本来打算立刻回去，结果遭到雷击身体麻痹，所以已经回不去了。那道雷击的，就是你们的妈妈。”

我认为这是真的。不，应该说以前的确是真的吧。家父和家母，曾赐给我们姐妹一个两人合力编造、宛如甜蜜糖果般的浪漫幻梦。而那个幻梦逐渐消瘦，最后消失无踪。关于这点，我想好好和您说一说。

关于家母，年幼时的我和如今的我，对她的看法截然不同。小时候，我深信世上再也找不出像母亲这么美丽的女子。长大后，我认为即使是在日本女人当中，她也长得不怎么起眼。她的头大腿短、五官扁平、体格瘦小，眼睛和鼻子都

很小家子气，还有暴牙。家母个性软弱，对家父唯命是从。

家父完全掌控了家母。倘若她胆敢顶嘴，他会回以百倍的说辞驳得她无话可说。家母很笨，她一直活得像个失败者。您觉得我对家母批评得太过分？我倒倒是没发现。为什么我对家母如此严苛？这点且让我好好想一想。

我一定要告诉您的是我妹妹。我有个小我一岁的妹妹，她叫百合子。我不知道该如何描述百合子，不过倘若用一句话形容，我会说她是个怪物。因为她拥有美得令人恐惧的容貌。

为什么用怪物来形容美貌？您或许会觉得奇怪。美貌当然胜过丑恶，这是社会一般的看法。可是，我真想让有这种想法的人，看一眼百合子的模样。

见过百合子的人，起先都会对她的美貌大吃一惊，然后会开始觉得她的容貌过于端正且很无趣，最后对于拥有完美到极致的容貌的百合子本身，逐渐感到毛骨悚然。如果您觉得我说谎，下次我可以让您看照片。就连我这个做姐姐的，从小都有同样的感受，所以我相信您一定会明白的。

有时候，我会这么想：家母或许就是因为生了怪物百合子才会死掉。容貌平庸的父母生出一个惊世骇俗的美人，这种事情只会令人感到恐惧。

日本有句谚语“笨鸢生鹰¹”，但百合子并不是鹰。因为她没有老鹰那样的聪明和勇气。而且，她既不狡猾，也不是恶人。她只是拥有恶魔般的美丽容貌。这点想必令身为平凡东方人的家母，感到无限疲惫吧。对，我也是一样。

不知是幸或不幸，我天生就是一副一看就知道是东方人的容貌。或许是因为这样，我一直暗自认为，我这张在日本略嫌西化、在外国显得具有东方魅力的脸，应该会广受欢迎。人实在是很有意思。容貌带有缺陷的人，反而比较有个性，富于人性魅力。

然而，人们总用惊叹的眼光看着百合子，畏惧着她。这点不论在日本或外国都一样。百合子永远是和周遭格格不入的小孩。想到我们同为姐妹，而且还是一个年头一个年尾地在同一年出生，我便觉得不可思议。遗传基因是怎么遗传的呢？又或者，她是突变？我想，也许就是这个体验，让我不断想象出一个

1 歹竹出好笋之意。

又一个的幻想孩童。

您或许早已知道，百合子两年前就死了，是被杀害的。她被发现半裸地陈尸在新宿廉价公寓的某一室内。当时没有立刻找出凶手，但家父听到消息后毫不挂念，一次也没从瑞士回来过。说来丢人，美貌的百合子随着年华逝去开始自甘堕落，成了低贱的卖春妇。

如果说百合子的死让我受到打击，那倒也不会。您问我恨不恨凶手？不，我和家父一样，对真相毫不在乎。因为，百合子从小就是个怪物，所以遭到横死也是理所当然。她注定要和平凡的我过着不同的人生。

您一定觉得我的态度很冷淡无情吧。可是，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她原本就是个注定与周遭格格不入的小孩。像这种女人晒到的太阳特别强，映出的影子也特别黑。厄运总是缠绕着她。

我的同班同学佐藤和惠，是在百合子死亡一年后遇害的，她的死法和百合子一模一样，被人像块抹布似的弃尸在涩谷区圆山町某公寓的一楼。百合子与和惠，据说都是死后超过十天以上才发现，所以我连想都不愿去想遗体是什么状况。

和惠白天在一家正经公司上班，晚上却在卖春，因此案发后有好一阵子都被当成八卦话题。而且，警方还通知我杀害百合子与和惠的凶手可能是同一个男人，您说我能不惊讶吗？

老实告诉您吧。事实上，对我来说，和惠的死对我造成的冲击比百合子死时更大。我与和惠以前是同学。而且，和惠一点也不漂亮。长得不漂亮，居然还能与百合子死法相同。这点让我觉得有些不可原谅。

说不定，和惠是透过我和百合子有了深交，所以才会死掉的。也许百合子的厄运甚至影响到和惠身上。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会这么想。只不过，我就是有这种感觉。

我对和惠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因为我们在那所众人公认的私立名门女高曾是同班同学。当时，和惠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而且举止粗鲁。她一点也不漂亮，成绩倒是还不错，而且她很爱出风头，喜欢当众发言炫耀自己的聪明。她很自负，无论什么事都要拿第一才甘心。我想也许是因为她自知容貌不佳，所以才企图在别的方面赢得周遭赞赏吧。不知为什么我总是能够清楚感受到这

种人散发出的，也许该称为负面能量的黑暗欲念。

也许是我这样的感受能力吸引了和惠。和惠动不动就依赖我，喜欢找我说话，还邀我去过她家。

自从我们自高中直升同一所大学后，和惠的父亲猝死，她就有点变了。她专心念书，开始逐渐躲着我。现在想想，也许和惠对百合子的兴趣比对我更大。因为我那个相差一岁的美貌妹妹，在学校时就很出名了。

不过话说回来，她们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容貌、头脑、境遇都完全成对比的两人，竟然都成了妓女，被同一个男人杀害弃尸。您不觉得这件事越想越奇妙吗？

由于百合子与和惠的命案，我的生活也彻底改变了。素昧平生的外人讨论着她们俩的八卦话题，窥探我的生活，向我提出一连串无礼的问题。最后我觉得很烦，干脆闭口不语，再也不和任何人说话。

最近，我身边总算恢复平静了，也找到了新工作。没想到，我反而突然很想对谁说说百合子与和惠的事。因此，即使阻止我，说不定我还是会喋喋不休。家父在瑞士，百合子也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所以我多少也需要一个说话对象。

事实上，也许是我自己想思考一下这段不可思议的遭遇。或许会有点冗长，不过以前和惠所写的信件等都还留着，我就一五一十地都告诉您吧。

2

先谈谈我自己好了。我从一年前起，便在东京的P区公所当临时雇员。P区位于东京的东端，与千叶县隔着一条大河遥遥相望。

P区总共有四十八所经过官方认可的托儿所，这些托儿所随时都处于名额满等待候补的状态。我的工作，就是协助社会福利部保育课调查托儿所入所申请者资格、负责审核这个家庭是否真的非得把孩子送进托儿所不可。

由于人手不足，当然不可能调查所有的家庭，不过上面叫我针对民营业者极力调查。我向来是那种别人怎么交代我就怎么做的人，因此便死脑筋地认定

一定要这样做，可是现实总是比较暧昧不清，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那时我刚进区公所没多久，我去某个申请入所的两岁儿童家里做家访，因为孩子的母亲表示她要在自家开的米店帮忙，无法在自宅照顾小孩。那次保育课课长也亲自同行。我想课长大概想实地教导我工作。

课长才四十二岁。他总在午休时间练习棒球的投接球，所以每天都穿着运动服来上班，走路时笨重的布鞋总会在地上踩出啾啾声。他很在乎体型并且常保持着黝黑肤色，总是活力充沛到令人厌烦的地步。我最怕这种男人，可是跟在课长后面走过商店街时，我忍不住又犯了老毛病，开始幻想我和课长生的小孩。

是个女娃儿，像我一样肤色白皙，脸蛋完美地融合了课长的四方形下颚和我的长脸，是一张恰到好处的圆脸。她有课长略翘的鼻子和我茶色的眼珠，还遗传了课长的削肩。就女孩子的标准来说，她的手脚太过粗壮，不过看似活泼还蛮可爱的，我忍不住高兴起来。

这时，我们在米店前正巧和刚上完网球课回来的孩子妈妈碰个正着，年轻妈妈遮阳帽下的脸上冒着汗珠，脸色红彤彤。脚踏车的车篮里，放着球拍和一束寒酸的黄菊花。我们一喊她，她连忙一脸尴尬地急着辩解：“我没想到你们今天会来。对不起，我是为了陪朋友才勉强出去的。”她期期艾艾地说着诸如此类的借口。回程中，我一直对课长说：“还有其他候补的家庭，我看最好把这家人剔除出审查名单吧。”

课长低头研究了一会儿调查表。“可是，我认为做妈妈的也需要打打网球喘口气。”

课长一定是看那个妈妈年轻又幸福所以顿生好感吧。我用冰冷的语气声明：“如果要这样说，那岂不是没完没了了。假使让那个人的孩子入园，真正穷苦的家庭就太可怜了。”

“当然，你说的是没错啦。我只是觉得刚打完网球回来，就被撞见未免太倒霉了。”

在公家机关这种地方，只要运气好就能逃过眼前那一刻，就能设法混过去吗？我实在无法苟同这种做法。

“我认为不该破例。”

课长没有再说什么，我对他的懦弱感到愤慨。

这个世上有太多不像话的母亲。有些妈妈因为自己贪玩，毫不在乎地把孩子送进托儿所；也有些妈妈只想靠别人，没有信心自己照顾小孩，所以希望托儿所代为教养；也有些小气的家庭愿意付学校的教育费，却坚称托儿费需要政府援助，死不肯付钱。这些妈妈怎么会堕落到这种地步，令我一天到晚感慨不已。话题扯远了，总之，我只是想强调，我每天都做着很有意义的工作。

不止一次有人问起，像我这样容貌出色的人为什么要做这种单调乏味的基层工作。可是，其实我长得并不漂亮。我说过很多次了，虽然我是西方人和东方人的混血儿，但我的长相很东方而且平易近人。我没有百合子那种足以当模特儿的脸蛋和身高，如今已经成了略微发福的中年女人，在办公室又总穿着深蓝色事务服。即使如此，似乎还是有人对我产生兴趣。这点让我觉得很厌烦。

那是一周前的事了。我被一名叫野中的人批评。野中年约五十岁，任职于清扫课，平常应该待在第一办公大楼，但他常常故意来我们这个位于别栋被戏称为“驻外单位”的保育课和课长谈笑，每次一定会不停地偷瞄我。

据说他和课长是打业余棒球的同好，还听说课长是游击手，野中是二垒手。这些都无所谓，我觉得气愤的是其他单位毫不相干的人为什么在上班时跑来玩。比我年轻八岁的女同事水泽小姐，甚至还挪揄我：“野中先生对你有意思哦。”令我更加讨厌他。

这个野中，总是穿着灰色的工作外套，枯瘦焦黄的脸色显示他似乎抽烟过多，视线非常黏腻。被野中一瞧，我便觉得皮肤仿佛被热铁烙了一个印子留下焦黑痕迹，令我非常不快。而且，野中居然这么对我说：

“你说话的声音虽然高亢，可是笑声却很低沉。而且，笑声还是嘿嘿嘿的。”

他接下来想说的，一定是“你虽然表面伪装得很高尚，其实内心很粗鄙”吧。我吓了一跳，我为什么非得被别人批评成这样不可。大概是看我脸色大变吧，野中慌张地看看课长的脸，一溜烟地就跑掉了。

“野中先生刚才说的话，应该已经算是性骚扰了吧。”

我向课长这么一控诉，他便露出为难的表情。我知道，他认为我混有外国人的血统，所以对权利的意识比别人更敏感。我又说：“我认为这不是对办公

室同事该说的话。”

“我会提醒他注意，你别放在心上。”课长说完，就开始整理桌上的文件想敷衍过去。我回想起入园审查时课长的表情，为了避免引起口角，遂打消继续争辩的念头。要不然，他一定会讨厌我。

那天我没带便当，所以我决定走几分钟路到第一办公大楼的餐厅。新的办公大楼里，有员工专用的气派餐厅。拉面二百四十元，只要四百八十元就能吃到套餐。虽然大家都说好吃，可是我讨厌去人多的地方，所以很少光顾。当我正拿起餐厅准备的胡椒往托盘上的拉面撒，课长突然站在旁边说：

“撒这么多，不会辣吗？”

课长的托盘上，放着午餐套餐，有炸竹荚鱼和炖高丽菜。炖菜上面还撒了一把状似木屑的柴鱼片。我望着高丽菜，想起酸白菜炖肉，孩提时代的往事又在脑中浮现。静悄悄的小木屋餐桌，老大不高兴的母亲和父亲无声无息专心用餐的脸。我不禁有点茫然失神。可是，课长完全没察觉我的异样，慢条斯理地含笑问我要不要过去一起坐。

无奈之余，我只好和课长坐同一张桌子。宽敞的餐厅里，嗡嗡响着员工和进出的业者说话声及餐具发出的杂音。可是，我觉得大家似乎都在盯着我，我自然而然地垂下头。我就是没办法抬起头。自从百合子与和惠的命案发生后，我老是觉得人人都熟知一切，大家都在观察我。

我有个怪物妹妹，还有个蜕变成异形的朋友，两人都在卖春，而且惨遭杀害。我觉得大家都在交头接耳谈论着“那个人一定也有哪里不正常”，这让我很受不了。课长探头窥伺着我的脸。

“关于刚才的事啊，我想野中先生其实没有恶意，他那样说只是为了表示亲近。如果那样是性骚扰，那男人说的话一半都算是了。你说对吧？”

课长对我一笑。我望着课长的整排牙齿，心想：牙齿好小，好像草食性恐龙，脑中不禁浮现白垩纪的想象图。我和课长生的小孩，说不定也会有这种牙齿。这样的话，我们俩生出来的小孩嘴部看起来就有点下流了。他的手指骨节粗大很显眼，如果和我的大手混合，就女孩子的标准来说手会显得太粗犷。课长和我的小孩，之前明明那么可爱，此时却渐渐不是那回事了。我开始生气起来：“所谓性骚扰，也包含了那种人格批评。”

我连珠炮般一口气提出抗议，课长却不慌不忙地顶回来：“野中先生不是在批评你的人格。他只是针对你说话的声音和笑声的不同，说出感想而已。我也认为他语带调侃的确不妥，我会叫他向你道歉，你就原谅他吧。”

“我知道了。”我立刻老实答应。我本来很想说明，野中的言外之意，隐含着“我表面正经，其实很粗鄙”的意味，但我觉得再说下去也没有用。世上分为敏锐的人和迟钝的人，课长就属于后者。

课长用小小的牙齿咬着炸鱼，僵硬的面衣松散地掉落在盘子上。然后，他针对临时雇员的工作量提出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我适度地做出回答后，课长突然压低音量：“我听说你妹妹的事了，真不幸啊。”

这话听起来似乎在暗示，我是因为百合子的命案，才会对别人的言行如此神经质。我已经见过太多这种自以为是的人了。我不发一语，径自用筷子挑开拉面上的白色葱丝。葱有股臭味，很讨厌。

“我一点都不知道，所以吓了一跳。跟去年遇害的粉领族命案是同一个凶手吧？”

我望着课长的脸。他的眼角下垂，好奇心迸发几乎满溢出来。我和课长的小孩不仅下流，还变得更丑陋了。

“目前还在审理中，我不便随意论断。”

“听说那是你的朋友，是真的吗？”

“我们以前是同学。”

我与和惠真的是朋友吗？我决定改天好好想想这一点。

“我啊，对那个粉领族命案很有兴趣。大家不是都说，那是所谓的心理阴影。为什么她会有这种阴郁的冲动呢？你看，她是个在大型建设公司的智库上班的女强人，而且又是Q大毕业的。这么优秀的粉领族怎么会去卖春呢？不晓得你知不知道什么内情。”

我就知道，百合子的事，大家立刻就忘了。一个徒有美貌毫无长处的女人，纵使人老珠黄还继续拉客，也没有人因此感到奇怪。可大家就是不明白和惠卖春的理由而感到百思不解。白天是女强人，晚上摇身变成妓女，男人争先恐后地奔向这个令人兴奋的记号。我在露骨地表现出好奇心的课长身上，感受到强烈的低俗。课长大概是察觉到我的表情吧，连忙急着道歉：“对不起，我

说话太不用大脑了。”然后又半开玩笑地加了一句：“这可不是性骚扰，你别生气。”

话题转移到周日的业余棒球。我适度地点头附和课长邀我改天去参观比赛的提议，努力装出毫不在意的模样吃完拉面。这时我才发觉，野中先生并非对我感兴趣，他是对百合子与和惠的命案好奇。无论走到哪里，那个案子都追着我不放。

本以为终于找到一份有意义的工作，没想到在工作单位还得这样不断伤神，真是累人。可是话说回来，我也不想辞职。虽说只是临时雇员，我都已经工作一年了，而且准时上下班也很轻松。

在大学毕业后，找到区公所的工作前，我做各种差事。我在便利商店打过工，也挨家挨户推销过学习杂志。您说结婚吗？我一次也没考虑过那种事。因为我对身为中年女性打工族深感自傲，我还曾努力试着成为翻译工作者。

对于家母的母语——德语，我的程度虽然未臻完美，不过已经相当出色了。所以，我费了五年光阴翻译德国某位著名诗人的诗集，可是送去出版代理后，对方却批评我的日语太幼稚，不肯出版那本诗集。这耗费了我整整五年的时间和生活费呢——我提出抗议，但对方却充耳不闻。

按照出版代理的说法，我毫无翻译才能。对方说，一般日本人花个半年就能译出来，而且还可以译得更好。甚至还说，我把好好的文学作品译成儿童读物了。我当然很生气，可是如果我发怒的话，对方就更不可能给我工作机会，何况我在出版社也没有人脉。更何况，对方还说，我想译的都是太过艺术性、没有销路的书。所以，我终于渐渐死心了。

我也曾报考过口译员，结果没考取。不过就算考上了，老实说我也很怀疑自己能否胜任这份工作。因为我很害怕和别人接触。因此，我想珍惜现在区公所这份临时雇员的工作。

那晚，我在睡前想象着野中和我的小孩，还把样子画在广告传单背面。是个男孩子，皮肤很干燥。他有野中先生的厚唇、结实的短腿不停乱动。像我的地方，是硕大洁白的牙齿和尖尖的耳朵。当发现那个男孩有着恶魔的风貌时，我感到很愉快。然后，我又思索着野中批评我的话。

“你说话的声音虽然高亢，可是笑声却很低沉。而且，笑声还是嘿嘿嘿的。”

野中的发言令我很震惊，我从来没意识过自己的笑声。我独自试着笑笑看，可是，没什么好笑的事，当然笑不出来。我的笑法，到底像谁呢？我试着努力回想记忆中父母的笑声，却徒劳无功，因为他们俩都很少笑。百合子也不会笑出声音，她只会带着神秘的表情微笑。也许因为她知道，这样对她的美貌最具效果。真是奇怪的家族。无意间，那个冬天发生的事又在我脑海复苏。

3

我今年三十九岁。因此，算一算已经是二十五年前的往事了。那是正月新年，我们一家去群马的小木屋时发生的事。或许那也可称为别墅，但其实和附近的农家没两样，是一栋平凡的建筑物，所以我父母也习惯称为小木屋。

当我小的时候，总是很期待周末的小木屋之旅，可是上了国中后，开始觉得有点厌烦。因为我受不了周遭的人，总是一脸好奇地盯着我们姐妹、我们一家做比较。那些人主要是附近的农民。不过，正月过年期间，就算一个人留在东京也没戏唱，所以我只好不情愿地坐上父亲驾驶的车子同行。当时我上国一、百合子小学六年级。

小木屋位于浅间山麓、由二十间形态各异的别墅聚集而成的小规模别墅村中。虽然也有少数在国外长大的日裔第三代，不过别墅的屋主几乎全是娶了日本妻子的欧美生意人。

我想一定是有什么肉眼看不到的规定，禁止日本人加入吧。换言之，这也是一个让娶了日本人的欧美男人，脱离狭隘的日本社会暂时喘口气的村子。除了我们姐妹之外，照理说应该也有混血儿小孩，可是也许是已经长大了，或是不住在日本吧，很少在村子看到孩童。那年正月，小孩也只有我们两个。

除夕那天，我们一家到附近山上滑雪，回程去泡露天温泉。提议的人照例又是家父，他喜欢去难得出现外国人的地方玩。

露天温泉沿河而建，正中央是男女混浴，两侧是男女各自专用的浴池。唯有女池这边，挡着竹篱笆从外面看不见。当我们一进更衣室更衣，立刻传来耳语：

“快点，你看那孩子。”